

向往的生活

□南京 李根萍

村子在公鸡的一再呼唤中醒来,候在门外的晨曦从窗隙中漏进来,想着外面久违的景色,让我无心再睡,披衣推门而出。

周末,钻进皖南连绵起伏的群山里,在山村过过清静的日子。

村子群山环抱,一条小溪唱着山歌,大大方方由西向东潺潺穿过,飞檐翘角白墙黛瓦的房子散落在山脚下,或是田边,或是溪畔。民宿的主人郑伯临溪而居,正值霜降时节,溪对面是一片耀眼的金黄,村民们正在田野挥镰收割成熟饱满的稻子,收割秋天的馈赠,收割一年的希望。

小巷里蹿出扛着犁铧的农夫,卷着裤腿,赤着大脚,一阵风似的走向溪边的木桥,对面割完稻子的田里,一头老牛沉稳地等着,嘴里反刍着草料。套上轭头,一声吆喝,声音传得久远,在广袤的田野里跌跌撞撞,老牛宛如运动员听到发令枪,撩开大步,卯足劲儿,向前冲去,无暇顾及一旁亭亭玉立的白鹭,也不关注四周醉人秋景,只有一个信念,早点帮主人把活干完。而撑犁之农夫却沉浸在满村的风光里,慢悠悠赶着牛,赶着日子,赶着幸福的生活,赶着季节的节点,一点点向前移动。

河边有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,向着村外逶迤而去。听郑伯说,村

里有百余年的历史,这一块块石板静卧在村里有百余年了。这一块块石板,宛如一部村里厚实的历史,似乎静卧着一位沉默不语的百岁长者,让人不敢用力踩踏。

清澈的溪水上,横卧着一座古桥,桥上的条石散发出古意。桥下的溪面上,鱼儿嬉戏,一群白鹅正呼朋唤友,将溪水搅得晃晃悠悠,波光四射。未收割的稻田里传出阵阵斑鸠声,犁铧刚翻开的土壤犹如展开一页页书,等着鸟儿去看,等着白云去看,等着秋色去看,等着季节去看。老牛卸了犁铧,漫步在溪岸,津津有味吃着鲜嫩的草,尾巴不时两边甩着,赶跑讨厌的蚊子,眼睛只专注在草尖上,对周遭的一切视而不见,或许是它早看习惯了。

顺着石板路漫无边际地走,每家的门口都有或大或小的菜园子,或是矮墙围着,或是用篱笆挡着,菜园里一畦畦菜绿得养眼,小葱直直立着,酷似犟脾气的孩子;豆角悬在半空,鼓着肚子,等着主人来采摘;南瓜调皮地爬上矮墙,得意地骑在墙头,似是在炫耀自己的成果;倒是菠菜低着头,不太张扬;辣椒蓬蓬勃勃立在园子里,绿叶里躲藏着红的或绿的小辣椒,或许这是最后一两茬辣椒了,霜降过后,它们完成自己的使命,便会主动离

开园子,等待来年的春季,再来园子里争绿追红。

回到郑伯家吃早饭,热气腾腾的新米粥,一见就胃口大开;黄澄澄的玉米,也是早上才从地里摘上来的,口感特好,一连吃了两根,这在我寄居的城市是无法尝到的。还有圆鼓鼓的红薯,同样是新鲜的,甜软清香,让我吃到肚圆。

饭后,脱掉鞋子躺在门口的竹椅上,麻猫趴在我腿上打盹,大黄狗友善地摇着尾巴,俨然将我当作了家人,让我好是开心。一只胆大的刀螂在椅子旁边的草上散步,被我逮个正着,麻猫一见刀螂,吓得逃走了,倒是黄狗胆子大,一点也不怕刀螂。

茶是那种土茶,是郑伯自己采制的,黑黑的,样子不好看,可喝到嘴里,清香四溢,还有丝丝的甜。远处,群山连绵,层林尽染。近处,稻浪翻滚,鸟鸣声声。置身此境,思绪翻滚,仿佛回到赣西,回到生我养我的小山村,是那样的亲切,那样的熟悉。

山村里没有都市喧嚣,没有车水马龙,没有摩肩接踵的人流,小溪悠闲流淌,石板沉默不语,炊烟无拘无束,田野四季变换着着装,鸟儿们欢快歌唱,空气清新,蔬菜没打农药,溪水可直接饮用……这就是城里向往的生活!

磨刀

□山东潍坊 刘承港

家里的刀钝了,才恍然惊觉那“磨剪子来戥菜刀”的声音似乎只回响在了记忆深处。于是,赶紧从储物间找出父亲给的一块磨刀石:长20厘米,宽4厘米,高1厘米的长方体,通体暗红色。我用手轻轻抚摸,触及一些颗粒,眼前自然而然浮现出父亲磨刀的场景来。

在我眼里,一向忙于工作的父亲,已将磨刀当成了一种难得的放松,如果需要磨刀的话,他会选择在周日取出青灰色的磨刀石,先放入水中浸泡一会儿,取出后,才准备磨刀。这时的父亲通常会笑眯眯地看向我,吟一句:“宝剑锋从磨砺出,梅花香自苦寒来。”然后冲我解释道:人啊,要想拥有珍贵品质或美好才华等是需要不断地努力、修炼,克服一定的困难才能达到的。这就好比磨刀。说完,父亲放正磨刀石,拿起刀,拉开架势,

将刀的前面放平一些,后面稍斜,一手握刀,一手做作状,点住刀的两头,沿磨刀石的对角线开始磨。“嘶嘶刷刷”声充满节奏,不绝于耳。

稍待片刻,父亲就会淋上一些凉水,磨刀石水津津的,有时还难免掺杂一些铁锈色,但刀逐渐开始显示锋芒。“为什么要加水呢?”我看着忙得不亦乐乎的父亲,终于忍不住发问。“是为了降温。磨刀石和刀具相互摩擦,两者的温度都会升高,而磨刀时产生的热,能减低刀的锋利度。所以要向磨刀石上加水,以此来降低磨刀时产生的热量,避免刀因过热而受损。”

我上初中时,又看到父亲磨刀,会说一些“削铁如泥”“吹发即断”的词语让父亲开心。再后来,我第一次高考落榜,心灰意冷,父亲磨刀时趁机对我说道:“磨刀讲究的是轻推重拉,可不能任性把刀

磨‘哑巴’了。就像人这一辈子,会有不如意,也会有顺风顺水,所以无论面临的处境有多么艰难,我们都不要急躁,更不要冲动,而是懂得沉得住气,脚踏实地地走。那么,只要专注做好眼前的小事,眼光放长一些,最终,属于你的一切美好,自然而然就会到来。”所以,从此我一遇到生活、工作中的沟沟坎坎,就会想起父亲磨刀时说过的话,时间一长,我反倒因此而觉得,其实每人都是一把刀,关键看“磨”得是否精致与粗糙。

年岁渐长,有时回首往昔,不得不暗自感叹:岁月真是把杀猪刀,将人的面容刻上皱纹,脚下的路刻满沧桑。可转念一想,同样无法否认的是:磨刀何尝不是一种修行?何谓修行?即能把看似不是美景的日子过成良辰,那经过磨砺的人生所呈现的锋芒必定也是光灿夺目的。

下十年功,两个多小时的戏,赢得满堂彩。

乡村演戏,这种独特的文化传播方式已经深入人心,更接地气,也更贴近人们的生活,让大家能感受到对传统文化的一份传承和守护,也向世人展示一个古老民族独特的文化印记。

人心随着剧情,跌宕起伏。曲终人散,合家团圆往往是最美的结局,但人生并不一定都是完美的,“戏里戏外皆人生,看戏无非做戏人”。

夜深了,我打算离开,回望台上锣鼓喧天,戏正高潮,台下人头攒动,人生百态,他们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又有谁参与,又演了一出怎样的戏?其实我们都是戏里戏外人!

千山应瘦

□江西赣州 刘文婷

随着冬天临近,池塘里已是狼藉一片。

跟荷花的片片凋残不同,茶花是枯萎在枝头的。那样硕大的或洁白或红粉的茶花,一点一点失去水分,然后干枯,它们就这样枯萎枝头。它们不像春天的樱花、桃花之类的细小花瓣,“一片花飞减却春,风飘万点正愁人”,一阵风吹过,片片飞花,它们凋零的时候,还是粉嫩娇羞的模样。而枯萎的茶花,像极枯瘦的老人,在风霜中终于耗尽最后一点光华。

相比起荷花与茶花,树叶的告别就要显得干脆与壮美得多。去年我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叶落。正值学生会考,走在校园里,忽然就看见途中几棵大树下铺了厚厚的一层落叶。这场叶落让我毫无防备,一则因为南方大部分栽种的是长青树,二则因为读过的诗文都说秋天落叶,而彼时已立冬,我也从未去深究过它的地域差异,实际上这么多年来,并未真正去深究看过一场落叶。从树下经过,树叶仍在纷纷扬扬地在空中旋舞、飘落。到傍晚回家的时候,上午停在树下的车已盖上了厚厚的“棉被”,足足清理了二十分钟。几天时间都在落叶,考试期间也没有学生打扫,脚踩在落叶上,再抬头仰望那日渐稀疏的树木,恍然以为自己是处于一片深林之中,那种震撼与壮美,那种轰轰烈烈的告别方式,让我忍不住心里颤抖。

一眼望去,那满地的黄的红的落叶,一切宏阔、伟岸之美,苍凉、

悲怆之美,沉郁、深虑之美,都在这里对酌、酬唱、协作,是如此缤纷、灿烂、辉煌!要怎么才能传达此时此刻的感受?直想呐喊直想高歌直想沉思,也想流泪。

我多想留住它们,晨光熹微的时候我已奔赴树下,斜阳映照晚霞的时刻我仍在树下徘徊,我蹲下来捡拾落叶,我坐在树下仰起头任落叶飘在我的身上、脚上……几天后,学生返校,开始了繁重的清扫工作,我心里竟涌上无尽的悲哀。无论我怎样亲近它们,我仍无法挽回它们注定离去的结局。生命的逝去是不可逆的,再过几天,这些树只剩黑黢干瘦的枝丫,兀自矗立天际。

前后一星期的时间,仿佛是我们商量好了撤退一样,匆匆收拾行囊,要去赶赴远方的一场约会,它们或许会化作北方的一场大雪,也可能,明年春天,换上另一身华服,重新装扮这一棵棵大树。可它们走得如此义无反顾,来不及认清那些纷扬的叶子是来自什么树,来不及看清它们是何时变黄。其实它们和茶花一样,也是在枝头先枯萎才落叶的。可直到它落下的那一刻,才猛然惊觉它的消逝。

千山应瘦,万木将稀。好时光总会告别,就像万物总要走向冬天。但每一种生命的逝去都有自己的方式,只有认真体悟过,我们的生命才会丰盈起来。如今,冬天再次来临,我知道,我将再次迎来一场悲壮的叶落,但愿我能坦然接受它们的告别。我将更关注人间草木,更懂得“怜取眼前人”。

黄土地上的花

□南京 柯宁生

她叫“花”。

1997年6月我带了两个人来到山西万家寨,现场为横跨山西、内蒙两省的黄河大坝水电站闸门的橡胶水封接头。没有硫化机,就必须用焊枪烧模具加热粘合橡胶代替,于是工程队派来了这位女电焊工“花”协助我们工作。

“花”在19岁时顶父亲的职来到工程队当上了电焊工,二十三岁就和同工程队的一个小队长结了婚,因为没有孩子,夫妻感情不睦离了婚。尽管追求她的人不少,但她始终没有再找。她就住在工程队大院里,混熟了,每天下班她就端个饭盆到我们住处来,有时再邀上几人称上几斤羊肉,蘸着配料喝青稞酒天南地北地谈。有时我谈谈南京七怪八怪的风土人情,她咯咯地笑起来,那银铃般的笑声传得很远很远。

当年,正好是迎接香港回归,每个队都要排练节目,花所在的队排的是舞蹈“达坂城的姑娘”。队里把能抽出来的人凑了十来个,由一个小伙教她们,每天就在队部的土台子上,领着她们伴着音乐,一遍又一遍地唱着跳着,蹦得土舞台“尘土飞扬”。花年轻漂亮,自然主跳那个要出嫁的姑娘。台上练的,台下看的,个个喜笑颜开,人人神采飞扬。

那时,我女儿初升高,我很是挂念,从早到晚都是机械工作,初来时的新鲜感全无,工地之外就是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坡,想想孩子心里还是觉得有些郁闷。一天,花带着我去看内蒙大草原。我们穿过大坝,从“山西来到内蒙”,走上山坡,但根本就看不到什么草原,依然是黄土连着一望无际的边际。

回来时,花指着远处那一处处高高隆起的土堆围子说:那就是杨六郎镇守边关的哨所。我突然想,当年杨六郎在这里是怎么挺过来的?心情舒畅多了。路上,花告诉我,马上等万家寨工程完了就又要去三峡了,一辈子能跑三四个工地也就该回青海老家了。我突然对他们这么年轻却有着这份坚守另眼相看,肃然起敬。从黄土高坡一路走过,又沿着山间黄土小路向住处走去,远处的灯光稀稀落落,一路她和我聊了很多。

近一个月的工作结束时,队里摆了两桌为我们送行。那晚,是我们在万家寨的最后一次晚餐,青海汉子很豪爽,又是杀羊、喝酒,又是唱歌、跳舞。想到即将离开这块既陌生又不舍的黄土地,想起黄土地上结识的这群可爱的人,我流泪了。

23年过去了,黄土地上的花,你还好吗?

青石街